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十九

唐韋彤為太常博士貞元十二年十月與博士裴堪上疏議太廟朔望饗祭曰臣等謹按禮經前代故事在廟無朔望祭食之儀於陵寢有朔望上食之禮國家自貞觀至開元修定禮令皆遵舊典天寶十一年閏三月初

別令上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祖已下每室奠享其進奠之儀在臣禮司並無著令或當時禮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生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於寢宫而不可瀆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請令月八日進止令宗正與太常計㑹辨集者伏以陛下䖍奉宗廟齋心自中事歸有司各合盡敬然後詳議故實臣得竭誠謹按禮祭統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由

是牲牢有定制籩豆有常數蠡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蟲草木之異茍可薦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饗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王之食飲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美脆旨甘皆為褻味先王以此宴賔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饗宴食於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為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踈踈則怠怠則忘是故礿祠蒸嘗感時致饗此聖人俯就之中制也今陵寢每月二

祭不為蹠也太廟每歲五饗不為數也則人臣執事在數蹠之間得盡忠也若令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槃盂之饌月朔月半將以為常環四時之中雜五饗之禮為數既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主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于禮不敢以肴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陵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愚衷帝令宣示宰臣曰此禮已經先帝

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待更商量期于允當十三年八
月詔張茂宗起復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尚義章公主彤
與堪上疏言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
其亡母遺表所請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借吉就婚者
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關雎冠詩之首者王化
之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為本所以齊斬居服之重者人
道之厚也聖人以二端為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
禮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皆主人筵几聽命於廟稱事

立禮謂之嘉所以上承宗廟下繼後嗣也又制喪禮曰
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畢稱情立文通謂之凶所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然
後夫義婦順父慈子孝馴致不失臻於太和歷代寶之
以為至敬昔者魯侯改服晉襄墨縗事至重於奪情義
亦許其權變又兵法鑿門而出以凶禮處之以情相因
體或為類若茂宗釋縗服而衣冕裳去堊室而行親迎
雖云椵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豈唯失先王之重典抑

亦為國家之彝法儻茂宗留侯免喪則日月非遠今公
主指期下嫁又儀注有嬿固不可廢重而就輕捨大而
取小伏惟皇帝陛下體天撫運統人立法何嘗不守先
王之至德聖哲之明謨下盡羣言上留玄鑒彝倫式敘
懿範昭明所以八表肅清四夷歸化方宏禮義之日大
敦名教之時於無為之朝有異議之事衆情未達疑懼
交深伏願抑茂宗亡母之誠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
制然後賜婚妝天情於至難察有司之懇守臣之史冊

聖德彌光則天下幸甚臣謬修禮官懼于失職不勝致

君愛禮之至疏奏不納

齊抗為太常卿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奏曰元日朝賀奏事官戶部尚書司天監准開元禮兼合于横班同羣官拜訖然後依次奏事自頃因循並未拜已前先就于階立奏事畢隨例便退臣與禮司商量請依開元禮戶部尚書已下于南班再拜訖便隨上公升于階就東向位立准儀注奏事庶裨闕典以補舊儀可

陳京為給事中貞元十九年三月奏今年夏禘饗于太廟須定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并遷廟之位伏以禘祫是審諦大合祖宗次序之祭必遵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大祭恐須定比来所議之禮饗日既近臣職忝刋緝經籍謹遂奏聞伏以建中二年及貞元七年十一年特令都省詳議者三竟未正太祖東向之位至十二年禘十七年祫猶未得中其于至正之饗不可重難依違又以過此也詔百官議定以聞鴻臚卿王權議曰

案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案雍禘章疏云太王王季已上皆云祔於后稷之虗廟蓋以太祖東向之位至尊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后稷之廟天下為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案鄭玄注祭法曰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蔵于始祖今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為宜祔于興聖廟不當祭于太廟也如此太宗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

祔於興聖廟然無引據上意不决自寶應已前太祖尚在昭穆故虗東向以祔太祖及廣德二年太廟室數已滿遷二祖于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九年至建中二年冬祫祭有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虗東向當蔡謨議本請别築宫廟以居潁川京兆以上四府君其宫廟未成以前請權虗東向之位待制廟成遷四府君神主於别廟然後太祖正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晉室兵革議不暇行建中初有司雖引蔡謨虗東向之位禮終

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太祖在昭穆之位及是覽羣臣之議以太祖居東向是百代不刊之典以二祖皆追崇非有土子民之尊禮當祔別廟及覽權議引據詩禮成文上意遂定遷二祖於德明興聖廟每禘祫年一饗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時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狀五十七封詔付都省再集百寮議定聞奏户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請別增兩室奉安神主緣二十四日禘祫祭修

廟未成請於德明興聖廟垣内權設幕屋為二室權安
神主倐增廟室成准禮遷祔神主于新廟每至禘祫年
各于本室行饗禮從之是月十五日遷獻祖懿祖神主
權祔德明興聖廟之幕殿二十四日饗太廟自此景皇
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二祖
新廟成日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至景皇帝之位
虔告之禮當在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太
尉告太清宫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

詔曰國之大事式在於明禋王者孝饗莫重於殷祭所以尊祖宗而正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睠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祇栗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羣議至於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主懿祖元皇帝神主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備禮務極精嚴祇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杜黄裳為太常卿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
乙卯奏曰禮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周禮黄鍾
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咸出不以樂
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内遇祭輟樂制
外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不祭宗廟國家故事未葬不
祭今請俟祔廟畢復常從之是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
祔黄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于西夾室其議
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毁

之名也自秦漢魏晉迄于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光武以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迭毁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元本德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也聖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不遷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新主入廟

禮合迭遷藏于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於
嘗於是祧高宗神主於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王涇為太常博士憲宗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祔
有司疑於遷毀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
之名也唯三代之闕漢魏以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
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代祖顓頊而
宗禹殷人十七代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
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至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

景皇帝為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代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今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于太廟夾室禮則然也或議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宜在遷藏之例臣竊未喻也日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曰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朝廢為廬陵王聖歷元年太后詔復立為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姦臣擅命柰其紀度敬暉桓彦範等五臣亘唐舊臣

佐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十年間再為皇太子再踐皇位失之在已得之在已可謂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吕后專權產禄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立之漢不以文帝為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輔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為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

帝於聖上為六代祖父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事是與中興功徳之主不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蔣武為司勲員外郎順宗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名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宏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于反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

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矣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絶配享如之何武曰凡配饗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于廟居常即無饗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毀廟之主並陳于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司不能答宰相奏下公卿重議翌日兵部侍郎李巽等集議並與武同由是竟遷中宗神主於是禮儀使奏高宗皇帝十二月四日忌則天皇后

十二月二十六日忌中宗皇帝六月二日忌和恵皇后四月七日忌謹按禮記云捨故而諱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則忌日並不合行香仍依禮不諱制可

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二年九月與諸宰相上言伏以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聖沿情或狥一時之敬過猶不及遂至於煩詢于有司兼酌禮意若無釐改有黷舊章其太廟諸陵日遣使臣等商量每歲除

太廟時饗及太廟朔望上食諸陵朔望奠親陵朝晡奠外餘饗食及忌日告陵等並請停其果實甘橘蒲萄芰梨等皆遠方進奉陵邑所無並請遣使於諸陵薦獻果實之中甘瓜特異亦謂至時上薦其餘瓜果及四時雜物並望委陵令與奉陵縣計會及時供薦其專遣使亦請停庶宏聖敬之心不虧嚴潔之祀制可

三年四月癸亥太常禮院上言太廟時饗及告廟朔望薦食同日謹按禮經祭不欲數伏以太廟禘祫祭禮重

於時饗准禮時饗與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祭不行饗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饗重於朔月薦食稽求禮情參酌輕重於時饗之月其月朔薦食亦合便停若兩禮兼行即祭恐煩黷伏請至時饗及臘饗其月朔望食請停餘月一准舊例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月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即異疎數有節合於禮中從之

鄭元為京兆尹元和三年五月條奏王公士庶喪葬節

制一品二品三品為一等四品五品為一等六品至九品為一等凡命婦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聽從夫子其葬器悉請以瓦木為之是時厚葬成俗久矣雖詔下事竟不行

韋公肅為太常博士充禮院修撰官元和九年正月上疏曰准禮無忌月禁樂今太常及教坊以正月是國家忌月停習郊廟饗宴之音中外士庶咸罷慶樂伏尋經典切恐乖宜臣謹按禮記有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漢

魏以降代襲斯旨唯晋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下議禮官荀訥王洽曹耽王彪之並當時知禮者皆稱禮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一月忌時忌歲蓋無禮據時從其宜伏以承前所禁皆在二十五月之中今既踰遠禮須改革臣又聞統人立法必守先王之常經企及俯就不違聖哲之明訓下盡羣言上留元鑒不以私懐而踰於禮節又記曰是月禮徙月樂明王制樂漸去其懐不應以追遠而立禮反重也今太常停習郊廟之樂是

反重而慢神有司禁中外之音是無故而去樂詳其前典情理不倫考其沿襲又無所據儻陛下正因循之越度法經典之明文約禮之儀傳於史冊天下幸甚詔付中書門下令名太常卿典禮官詳議可否中書門下奏曰忌日太常寺及教坊悉停習中外士庶亦皆禁斷准禮文及歷代典故並無忌月禁樂請依常教習者敕旨宜依其士庶之家亦准此

武儒衡為中書舍人元和十四年二月太常丞王涇上

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令百官議開元禮太廟每歲禘祀嘗蒸臘凡五享天寶末玄宗以尚食每朔望具嘗饌令宫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為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此之大祠故也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翺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禘祀蒸嘗漢氏皆雜用之葢遭秦焚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以來之先儒穿鑿各申已見皆記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

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
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
禮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
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元齡魏徵之徒皆一代名臣博
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足以
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
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嘗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
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

食於太廟豈非用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家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之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嘗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享

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脩時享以申追慕尚饗此祝詞也前辛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于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乃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

令聖廟以弓矢既槖禮樂爲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儒衡議曰臣謹案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議曰大禘則終王壇

墠則歲貢二祧則時享曾高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饗時類歲祀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盖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卜擇日時也故叔孫通云古有嘗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為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廟是不卜日矣當叔孫通之言且曰古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饗者告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

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於秦之代漢氏因之而又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既以二十七日而除則朔望奠酹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饗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廟與陵寢同日時設祭以為越禮臣切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行可廢之旨不當以同日同時為議何者漢朝宗廟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祀豈不與

宗廟同時者乎在禮既祭於室又繹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宗廟陵寢嘗礿同時理固無害又韓臯引漢官儀古不墓祭臣據周禮塚人之職凡祭墓則為之尸則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又王涇狀以太廟設祭別家嘗饌以為褻味而韓臯則云法饌依經固非黷祭臣案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者謂觧牲體薦血腥灌之以鬱鬯者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取膟膋

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嘗饌耳文王之祭思死者如不欲生夫豈知增嘗饌耶盖其慤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所以然也是以簠簋有數籩豆有數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夫嘗饌庖人羞之膳夫熟之糅以羶香雜以鹹辛具有司之烹炊漏神明于媟近意雖不褻而事已褻矣況古者天子立七廟又為壇墠以祭去祧之主近則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尚潔務豐宜備嘗饌以廣孝起土遠則掃地盖彌遠而彌尊益敬而益簡臣以為陵

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享告朔薦新宜從古制以正禮也唯太廟望祭無所本據盖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為宗廟既有朔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為宜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盖言理有改更則三年之外斯可矣況天寶之令行於一時者哉今陛下開十聖之景光廓八紘之氛祲風掃長甡神驅大妖剗金戟以厚農直玉斗而序政博採羣議講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教垂萬代

之法安可因陵寢縁情取象之禮宗廟薦邕消選之儀甚不然也事竟不行

李建為禮部侍郎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四月禮部奏睿宗皇帝神主祧遷石室准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于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准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宗廟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為上

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可

王彦威為太常博士是時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翦冦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正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議其可否彦威奏議曰伏惟禮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

革不一子孫推美於先故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
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
帝為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至高宗以後則但稱宗
謂之尊名著為成法不然則何以太宗造有區夏致理
升平玄宗掃清內難翼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
京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案
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
高可尊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亂法

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皇帝
廟號宜稱宗從之十二月太常禮院奏來年正月三日
皇帝有事于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案周禮大宗
伯云以槱燎祀飌師鄭玄云風箕星也故今禮立春後
丑于城東北就箕星之位為壇祭之開元禮祀昊天上
帝于圓丘百神咸秩箕星從祀之位在壇之第三等伏
以皇帝有事南郊徧祭之儀百神咸在其五方帝并日
月神州以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地祇尊不得申並為從

祀悉無上公行事並御署祝板之儀風師既是星辰厭降之義便當陪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常儀又大禮月有司薦獻太清宮薦饗太廟准開元禮并六典時饗薦獻並在孟月其五日太廟有司行事合權停制可是年十二月穆宗問有司有事于南郊合卜日與否禮官奏曰伏惟禮令祠祭皆卜日然自天寶以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郊天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辛巳命中使問有司祀上帝於圓丘太一

從祀有祝文與否禮官奏曰准開元禮皇帝有事於南郊百神咸秩五天帝神州并日月並在壇第一等雖天之貴神乃星中之尊耳位在壇第二等既為從祀不置祝文其春秋祭于九宫本壇則如常禮從之

李渤為庫部員外郎分司東都長慶元年奏太微宫神主請歸祔太廟勑付東都留守鄭絪商量聞奏絪奏云臣謹案詳三代典禮上稽髙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并饗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

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於雒陽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發德宗嗣統墜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饗謹按禮記仲尼荅曾子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況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憲度鑒神龍權宜之制尊建中矯正之禮依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

徽宮光皇帝三代曆宗聖文孝武皇帝神主參考經義不合祔饗至于遷置神主之禮三代以降禮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勑付有司太常博士王彦威等奏議曰謹案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饗薦之禮伏尋周書洛誥雒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雒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必並興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廟既皆作饗亦並行天寶末兩京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

復舊物但建廟作主于上都其東都神主至大歴中始于人間得之遂寓于太微宫不復祔饗臣等謹案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宫室宗廟為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兩都立廟葢行古之道主在廟實依禮之經今謹參詳理合升祔謹案元皇帝高宗中宗睿宗是追王及祧廟之祖其神主合藏于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不遷之主其神主合藏于太廟從西第一室高祖太宗元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惟江都

集議正廟之主藏于太室之中禮記羣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諸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祖先亡若歸本室則有虛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以下神主並合藏于太祖廟依舊准故事不饗如陛下肆覲東后移都雒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閏主又當時而作祔饗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廟安光皇帝神主今請權

祔于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上都即准上都式營建别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别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議並有瘞主之議大歷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荅曰禮作練主瘞虞主其義以桑栗代謝捨故取新夫作主以依神無可埋之理是以禮説廟之主藏於西壁北壁之中故毁元成議瘞太上皇惠帝之主終見非于漢代秦靖請瘞

處士君亦不行于魏朝貞觀中議遷廟主亦云萬國宗饗食所從來一旦瘞藏事非允愜孝敬尊非正統廟廢而主獨存從而瘞藏謂叶情理又問古者天子巡狩必載遷主如鑾駕東幸則准此文載主而前令東都神主又祔于廟便是廟有二主如之何荅者曰古者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廟之主則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當補已亡

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無其說如之何荅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遭時為法因事制宜苟無其文則思其變如車駕東幸廟仍虛主即准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向祔蓋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義而變之正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于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尚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所見或云神主合藏于太微宮或云並合埋瘞或

云闕主當作或云乘輿東幸即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意度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牛僧孺為禮儀使長慶四年七月奏謹案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合而為七尚書咸有一德篇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宗功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昔周之文太祖皇帝始為唐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創

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也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四時嘗饗自如禮文今以新主立廟元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詔從之

劉寛夫為監察御史敬宗寶歷元年閏七月上言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嚴敬伏請已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已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人少即

請取丞郎通攝從之

劉敦儒為起居郎寶歷二年二月太常奏追謚孝敬皇帝陵號恭陵追謚讓皇帝陵號惠陵追謚奉天皇帝陵號齊陵追謚承天皇帝陵號順陵並二時朝拜上擬祖宗情禮之差過猶不及其朝拜請停又追謚文敬太子廟在長安坊追謚惠昭太子廟在懷真坊恚置官吏四時置享禮經無文况九廟遞遷族屬彌遠推恩降殺祼獻宜停又贈奉天皇帝廟贈承天皇帝廟贈貞順皇后

廟及永崇坊隱太子已下七室下同為一廟並贈靖恭
太子亦祔在此廟凡此制置皆是追崇或狥一時且非
禮意日月既久祀享尋停其神主望准故事瘞于廟地
庶情禮終始不失經訓勅旨宜付所司集百寮叅議可
否闗奏敦儒奏曰朝拜陵寢禮經無文列聖相沿久為
故事就中四陵尤乖典禮請于太常所奏其二太子廟
謹按禮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王下祭殤五
又曰有陰厭有陽厭陰謂嫡殤也注云為宗子之殤祭

於奧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此明幼殤而死故祭于祖廟陰闇之處也陽厭為祭庶殤也䟽云祭于宗子之家祖廟之内當室顯露之處故曰陽厭所以明嫡庶也過焉以往則不祭也伏以惠昭太子位登儲闈業當主鬯親則高祖神堯皇帝之宗子屬則於皇帝為伯祖父雖禮文於旁親無服而骨肉之恩不移于宗子若坎室於德宗皇帝廟内西南隅遷祔神主以特牲展祭不舉樂無肵俎去元酒不告利成庶合古禮若准魏晋故事即

晉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冲太孫皆于祖廟北墉置
陰室歲時祔饗以至親盡今伏以國家變三代之典從
東漢之制九廟既有周殿之隘一室難修處奥之儀況
別廟陰室具為變禮依前享獻于事為宜其廟請不廢
禮官或云惠昭太子棄東宮之日已過殤年若合祼享
宜同祭臣以為古處於奥今祀於廟雖不以成人而別
以合過殤之禮矣又或云若以成人合有主後臣以為
惠昭太子裔嗣皆在宮中若未勝冠自宜抱奠文以同

姓為尸者今但令宗正官屬主奠即雅符祀典矣其文

敬太子生非繫本之重殁有追命之榮今於皇帝為曾

叔祖非大功之親禮經為庶而服屬已遠列于常祀實

為非經請依太常所奏又隱太子以下神主或累朝嫡

嗣或聖代名藩今其子孫皆居列土因緣食禄亦謂承

家各令自列廟祧用申嚴配臣伏詳開元中勑諸贈太

子有後者咸令自主其祭今請復行此制各使子孫奉

迎神主歸祔私廟庶別子為祖符列國不祧之尊遠裔

傳家聞聖王教孝之典其無後之廟及貞順皇后神主即請依太常所奏其贈奉天皇帝贈承天皇帝神主既有常號禮不可黷盖王者不享于下士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縱有主後法不當祭亦請依太常所奏制可

崔龜從為太常博士文宗太和元年七月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于數日之外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近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太宗責其乖

禮岑文本既沒其夕為罷鼕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憫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名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于事詔下太常寺參定太常上言曰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薨卒皆為輟朝其有未經親重之官令任是散列者為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已後文武三品以上非曽建功勲及曽任將相及曽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例其餘並請依元奏狀及列上詔令中書門下詳定

中書門下又上言曰古有當祭告喪義在申情同體過時及哭於理稍乖禮院所請合輟朝者若以聞喪之來日請依餘約太常所奏別具品列輕重進定謹案儀制令百官正一品官喪皇帝不視朝一日又准官品令自一品至三品已上薨歿通有輟朝之制伏以君臣之間情理所及事必繫於委遇官則與時重輕一用舊儀或乖中道臣等參酌其留守節察防禦經略等使及京輔刺史並請各據所兼憲官為例可之

是月太常禮院上言敬宗廟祝文皇帝稱孝弟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孝於伯仲則止于稱名又東晋溫嶠議宗廟祝辭以為非子者則不稱旁親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為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據下徵晋史有不稱旁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上言九宫貴臣舊制是大祠伏以九

宫貴神經典不載天寳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宫獨越常禮備列三事搢誠羣官尊卑乖儀莫甚于此若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為中祠並可之先是太傅崔龜從列上前朝祠祀之非是者凡數事上重慎其變更初令太常卿已下參定又中書門下酌其可否悉以龜從奏為當然後下詔焉

舒元輿為監察御史太和三年八月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監察職當檢察禮物伏見祝板九片臣伏讀既竟竊見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于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以九宮為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覩其名號乃太一天一招揺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于天地猶子男也于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為天子豈可反臣于天地之子男耶臣竊

以為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全稱皇帝遣某官致祭於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實愚聾不知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鷄初鳴時成命已行臣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命禮官詳議異明萬乘之尊無所屈降悠久悞典因此可正詔都省議皆如元輿之議乃降為中祠祝板稱皇帝不署

册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二十

唐王起為兵部尚書元皇太子侍讀兼判太常卿事開成二年二月太常博士丘濡奏祠祭圭玉請依禮文詔令有司詳定起等議曰伏以邦國之禮祀為大事圭璧之儀經有前規臣等謹案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

黄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凡此九器皆禮神之玉也又云以禋祀昊天上帝鄭玄注云禋之言煙也或有玉幣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今與開元禮儀同此則焚玉之驗也又周禮天府掌國之玉鎮大寶器若大祭既事而藏之此則收玉之證也所以梁朝崔靈恩三禮義云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訖事却收事神者

與牲俱燎則靈恩之義合於禮經今國家郊天報地祀神之玉嘗用守經據古禮神之玉則無臣等請詔下有司精求美玉創造蒼璧等九器祭訖具而藏之其餘燎玉請依常制所奠國禮可久之文守而不失周官已墜之典舉而更新制可三年二月起與太常少卿裴泰章太常少卿兼權勾當國子司業楊敬之太常博士崔立等狀奏准今月十日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國朝故事足以師法今欲聞奏以懷懿太子神主祔

惠昭及悼懷太子廟不虧情禮又甚便宜送太常寺三卿與禮官同商量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同光武為總立一堂羣主異室親盡廟毀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於近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或尊卑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廟散在諸方至天寶六載赦文章懷節愍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為一廟應緣祭事並合官給號為七太子廟又准大歷三年三月以榮王天寶中追贈靖恭太子神主末

祔詔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令懷懿太子為姪以姪祔叔
享獻得宜請於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
四年四月又奏讓皇帝廟去月二十四日詔下太常寺
委三卿及博士同詳議聞奏者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
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所
及無子孫饗獻之儀親盡則疎歲久當革杜鴻漸所議
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
睿宗玄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中亦有追贈奉

天承天皇帝之號當以停廢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便從廢罷沿情定禮實議叶宜從之

杜宣猷為監察使開成四年正月奏伏准開元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勑自今後有大祠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攝祭行事者伏以郊祀蒸嘗國家大典肅將明命合差重官苟異於斯則為瀆祭臣伏見近日大祠差王府官攝太尉行事人輕位散不

足交神昧陛下恭潔之誠阻百靈正直之福事有不便實資改更臣請起今春季以後祠祀南郊薦獻太清宮宰臣行事外其餘太祠攝太尉司徒司空伏請差六尚書左右丞列曹侍郎諸三品以上清望官充其中祠小祠官員不足即任差王府官充臣職監祠事不敢因循從之

李德裕武宗時為宰相會昌元年三月與陳夷行崔珙李紳等奏請尊憲宗曰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曰臣

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訪宰臣欲褒稱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祖宗之義臣等至愚竊所感嘆臣等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威明禮樂之備具過於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之朝臣等所以夙夜而發憤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

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於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儀禮奏焉丞相申屠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

宣而廟樂未稱其議以奏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為太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代代獻之此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之後兵宿中原彊侯締交髖髀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苞荒含垢以至于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城在王圻之内斥逐主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矣常臯因備邉之勢自擅靈鬫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藩鎮

或倉卒易帥甚於奕棋或陸梁弄兵同于拒轍憲宗宿憤舉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琳暨闢季年梟元濟李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遍舉矣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乎臣伏見元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廟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

稱為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為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寔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之在江左亦能纂續此乃主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乂周宣王徽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蒸民美宣王能任賢使能致周室中興也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也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

殷宗周宣之美矣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也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内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王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上以彰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謀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下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帝荅曰所論至好待續施行其表留中不出

是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勑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兾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天寶三載十二月元宗親祀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祀伏自累年以來水旱愆俟恐是有司禱請精誠稍虧令屬孟春合修祭典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四時祭並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尚書太常卿等

官所奠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簡儀進來者今欲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勅旨依奏

二年正月四日太常禮院奏准監察御史關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宮貴神已勅宰相崔珙攝太尉行事今授誓誡及有司徒司空臣伏以前件祭本稱大祠准太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勅降為中祠昨據勅文只稱崇飾舊壇務于嚴潔不令別進儀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却用

大祠禮料伏候裁旨中書門下奏曰臣准天寶三年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臣等伏以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況自太和以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黎臣等合副聖心以修墜典伏見太和二年禮官狀云從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祭日月猶在中祀竊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為天地在於辰象自有尊卑謹案後魏王鈞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為元尊露寢大

帝甞居始由道而為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曜䰟寶蓋萬神之秘圖河海之命紀皆禀焉據兹説即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命而有常則陰陽序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興外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為淺近按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列於祀典

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為大祠則太一宜無降祀稍重其事固為得所劉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説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舊典也以劉向之博通尚難於改作臣等學不究於天人識尤懵於祀典欲為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學官同詳定庶獲明據從之撿較僕射太常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等獻議曰伏以九宮貴神位列星座往因致福詔立祠壇降至尊以稱臣就

東郊以親拜在祀典雖云過禮庇羣生豈患無文思福
黔黎特申嚴奉誠聖人屈已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
史不明精誠亦怠禮官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
臻壽域兵荒水旱寐寢軫懷爰命台臣緝興墜典伏准
九宮所稱之神則太一攝提軒轅招揺天符青龍咸池
太陰天一者也謹案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一
宮其神太一其星天逄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
神攝提其星天内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

轃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揺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緑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火其方黄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元七宮其神咸池其卦兑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觀其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雖敬事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圍亭育有助昌時以此兩朝親祀而臻百祥

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星之運行必繫於物貴而居者則必統八氣總萬神幹權化於混茫賦品彙於陰隲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豈得緊賴於敷佑而屈降於等夷又據太尉攝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誓誡於尚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牲用犢祝版御署稱嗣天子臣圭幣樂成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都集禮及開元禮行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稱臣若以為非泰壇配祀之時得主日報天之

義卑緣厭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類常祀此則中祠用大祠之禮也又據太社太稷開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寳三載二月十四日勑改為太祀自後因循復用前禮長慶三年正月禮官獻議始准前勑稱為太祠唯御署祝文稱嗣天子謹遣某官昭告文義以為植物粒人則宜增秩致祝稱禱有異方丘不以是為太祠遂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參之日月既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謂功鉅者因之以殊禮位稱者不敢易

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既司水旱降福禳灾人將賴之追舉舊章誠爲得禮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分職既異其司存致祝必參乎等列求之折衷宜有變通稍重之儀有以爲比伏請自今已後却用大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唯御署祝文以社稷爲准伏縁已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勅旨依之付所司三年正月又奏奉宣今日已後百官並不得於京城内置廟者臣等伏據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

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又帚彤五經精義對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大事皆告而後行所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令令城外置廟稍異禮文書於史籍恐乖聖政伏以朱雀門及至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則逼近宮闕自咸遠軍向南三坊俗稱圍外地甚閒僻人鮮經過於此置廟無所妨碍臣等商量今日已後皇城南六坊內不得置私廟至朱雀門緣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

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異不違禮意感悅人心臣等頻奉聖旨有事許再三論奏輙罄所見貴補聰明從之

鄭路為太常博士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禄山叛後取太廟為軍營神主棄於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内新造小屋之内其太廟屋並在可以修崇太和中太常博士議以為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即載主而行至今因循

尚未修建望令尚書集公卿及禮官詳議如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折大寺材木修建既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充修東都太廟使勾當修繕奉勑宜依六年三月路與禮官等奏東都太微宮神主二十座去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勑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同議獻祖宣皇帝宣莊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穆皇后髙宗天皇大帝則天皇后中宗大聖大昭

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太廟祔于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申祝告之禮今與學官等同商議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宫内空閒之地參酌事理庶叶從宜太常博士叚瓌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

由但緣卜雒之初旣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爾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爲寇陷兩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廟貌惟新即須室别有主舊主雖在大半祫祧必几

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虚
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廟便合創
添謹案左傳云祔練作主又戴聖云虞而立几筵如或
非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既不典虚廟又非儀考
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令
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
典故至于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
元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毁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

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修營候車駕時巡便舍所載之主也究其始終又得以論之昨者降勅參詳本為欲收舊主既不立廟更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廟乎愚以為廟不可修主宜藏瘞或就塗於埳室或瘞於兩階間此乃萬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勅段環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列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立宜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尚書薛元賞

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議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備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廵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義叅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案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況周武受命始於都豐成王相宅又卜于雒蒸祭歳于新邑策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

在新邑蒸祭歲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後復歸于豐雖成雒邑未嘗久處逮於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案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者昔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為偽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為東西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司而嚴拱衛取法元象號為京師既嚴帝宅難

虛神位若無祖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廵狩亦有所尊嘗餙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經須徵其説臣復探賾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以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饗獻斯皆新奉於上京神主几筵

不可虛陳於東廟且云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者漢帝元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人情禮意於此較然三宅既不並居二廟豈宜偕附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既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又欲置主不饗以俟廵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為所議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斯豈有九室合饗之主而有置而不饗之

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以為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于典禮其見在太微宫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置于西夾室閟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以為東都太廟既廢不可復脩見在太微宫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修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

元年禮儀使顔真卿所奏同臣與公卿等重議皆以為廟固合脩主不可瘞即與臣等議狀意同但衆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主之義請修廟虛室以太微宫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神位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衆狀蓋為闕疑太學博士直弘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經以臻于中道聖朝以廣孝為先以得禮為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

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於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修之文主無可置之理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若廢廟之說恐非所宜謹案詩書二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修崇而舊主當瘞請瘞於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雒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胡德章議曰夫禮雖

緣情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即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為建都而議曰中宗立廟于都無乖舊典徵之古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玄宗猶不易者蓋緣嘗所尊奉不可輙廢也今則廢已多時宜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案定開元六典勑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為唐典覽其本末

千載一朝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云開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于周作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參夫取周遷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何羙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者謹案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為神都邇後漸加營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

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雖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為置廟之例則又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祀之地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雖復立太廟有司同日侍祭以此為數實所未解者謹案天寶二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別宜各擇日載於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嚴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

而欲立虚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為國之光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非時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宫者謹按天寳二年詔曰古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之例以全臣子思敬之義庶叶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令之紛紜立羣疑之的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勅曰宗廟事重實資叅詳宜令尚

書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官大理卿京兆尹等集議以聞鄭涯與衆官等奏議曰夫禮經垂訓莫重於嚴配必叅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大況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考之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院所奏並上稽古文旁搜史氏叶於通變允謂得宜臣等商量請從禮官所議從之

朱儔為太常禮院修撰官會昌六年四月禮院奏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宣懿皇后韋氏敬宗皇帝文宗皇

帝武宗皇帝緣從前序親親以穆宗皇帝室稱為皇兄
未合禮文得儔狀稱禮叙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
三室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臣等同
考禮經於義為允從之
任疇為太常博士會昌六年五月上言去月禘禮當時
五室列於雒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
相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
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為不可而引

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為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既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意非一意神之所無二故廢重作桑主廢桑作栗主既事埋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郿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左傳為築發凡例穀梁譏因藪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為短何則當春

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唯郿一邑稱築其二十三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為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瘞之何以在太微宮所藏之所且捨故取新前已列矣案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墉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在所以瘞之夫主瘞於當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合廟為

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質正即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失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寧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于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禮不可一一革也今雒都之制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鑾輿之至也雖廝役之賤必歸其所理

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尚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冉二人稱寢無傷於偕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冉可法於宣尼矣以此擬議乖當則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唯郿一邑稱築於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册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遭時為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

有為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令二經變禮從時則須俟明詔也凡不修之證略有七條廟立因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豐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雒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欲立廟是違因遷立廟也謹按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都太廟廢已八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也謹按禮記曰當七廟

無虚主今欲立虚廟是違廟不可虚也謹按左傳丁丑
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祀也合禮之祭
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時作主是違非
時不作主也謹案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載於
齋車言必有尊也今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
云遷廟主者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遷廟之主以行
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
禘郊社尊無二上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

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明東都有廟不載是六典不合修寢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口畢臻若可修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宰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藏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勑欲修東都太廟令

會議事此時已有議狀准禮不合更修尚書丞郎以下
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
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尚古黜華之日脫國之祀典有
乖禮文豈唯受責於曠官竊懼貽譏於明代所以勤懇
將不言而又言也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
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脩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
廟不合虛主唯載一時謹案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
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

秘書監顔師古議曰臣旁觀祭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别置昔周之豐鎬實為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别立太宗許其奏即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原爾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則須有主主既藏瘞非虚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載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廵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居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

者唯載新遷一室之主也如祧廟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將候時巡自可修營一室議搆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定論言苟不經則為擅議近者勑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披經若無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為帝迨

今稱詠之者非有他術異智者也以其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孔氏傳曰能順考古道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考之古道既如彼驗以國章又如此將來典實無以易諸伏希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臯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禮二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更不可别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

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廟廢巳多時若議增修稍違前志何者聖歷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既請祧藏今廟室維新即須有主非時不造廟寢又無虛如議修復以候時巡則時巡唯載一主備在方册可得而詳又引經中就有數等或是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進主合載一主行皆

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常據不可同餘又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洩冶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於此數條不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以宣尼料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搆葺自是無妨此則酌於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為說實所未安謹上自殷周旁稽故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禮皆酌人情必稷嗣知機

賈生達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為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理宜從衆宜令有司擇日修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月擇日既定禮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宣宗即位竟遷太微神主祔東都太廟

鄭涯為尚書左丞會昌六年三月宣宗即位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祔廟并合祧遷者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

弟相及已歴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為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别廟四者兄弟既不相為後昭為父道穆為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據春秋魯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隠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孔頴達亦引此義釋經文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晋元帝簡文皆用此義蓋以昭穆位同不可兼

毀二廟故也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疑矣二者今以兄弟相及同為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宗於太廟或疑巳祧之主不合更入太廟者案晋代元明之時巳遷豫章潁川矣及簡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潁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巳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致别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廟則以遷復入亦可無疑三者廟有定數無後

之主出置别廟者按魏晉之初多同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宫遵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有七主而實六代蓋景文同廟故也又案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以别為主廟親遠義疎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禀代纔六七年武宗甫邇復土遽移别廟不齒祖宗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之室案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

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及成康穆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為准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名儒通曠覩典事有明據固可施行令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為制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臣子恩義之道令備討古今參挍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存高曽之親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之制禮存合祀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澹然嘗在乃道

之宗既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宫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宫所即與此勑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於夾室宜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既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宫室以宗廟為先則建國營宫而宗廟必設今東都既有宫室而太廟不可不營汎以論之其義斯勝盛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其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於揚搉詩曰其

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大雅𤓰瓞言豐廟之作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雒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豐雒之廟也書曰成王既都雒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祼於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于後漢卜雒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雒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于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十七日享德明興聖廟得廟直侯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

室之上當時雖以為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及宗正等請遇祭詳窺王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為懿祖之昭懿祖為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至尊倫不即陳奏尚為苟且罪不容誅仍勑修撰朱儔檢討王皡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為禘祫是

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
為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為位請接德明興聖
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即當時表
奏並獻居懿上伏以國之大事宗廟為先禘祫之禮不
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即垂詔勅具禮
遷正其月儔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
祖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去月十
七日緣遇太廟祫享太祖景皇帝已下羣主准貞元十

九年所祔獻祖懿祖於德明廟共為四室准元勅各於本室行饗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於後遍檢圖籍實見差殊遂敢聞奏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岡太祝柳仲年恊律郎諸葛玟李潼簡討官王皡修撰官朱儔博士闞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案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並武德貞觀永徽開元以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

光皇帝是神尭皇帝之曾祖以髙祖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即博士任疇所奏倒祀不虚臣疇伏乞即垂詔勅具禮遷正其事遂行

陳商為禮部侍郎會昌六年六月詔遣東都備法駕迎太微宫木主歸祔太廟初神龍中取武氏廟為太祖自太祖以下神主皆祔焉禄山入雒以廟為馬廐有木主遂散他處恊律郎嚴郢奉之以聞詔歸于廟及思明入雒又亡之後留守盧正已得于他所寄于太微宫至大

歷十四年留守路嗣恭奏之朝廷下議百寮紛然不一禮儀使顔真卿奏請歸祔詔許之臨事而止會昌五年河南尹李石因太微宫摧毁奏以廢弘敬寺為以其木主廢置未詳闕白宰執中書奏請下公卿議之商議曰令月五日勑再議東都太廟神主廢置今臣等議者伏以古者將營宫室宗廟為先故詩美文王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作廟翼翼雒誥曰周公徃營成周十二月戊辰成王蒸祭入太室祼徵之周氏文王有廟於

豐成王有廟於雒即二都得置宗廟之顯據也然兩置神主曖昧無文既闕明徵難可臆斷臣愚輙斟酌前代以言之夫宗廟以安神神必依主故喪禮始以重為主既虞即以桑為主既祔即以松栗為主神明之道不可一日無主蒸嘗之本不可一日無神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夫煩則不敬所求惟精雖神之所適無方而神之所依惟一求之未當神亦不歆

孔聖之言蓋有深旨今東都之主修之則非神所憑存之則無典可祭嚴祀之道豈其爾乎稽諸異同考以經禮二都有宗廟於古無嫌東西有神主於理無據國家承乾開統爰法唐虞制度等威實尊文武況東京宮廟中宗玄宗所奉又是國家之別都廵幸之時展敬有在是同周室豐雒各得建置之義以臣愚見恐不得廢也若添修神主方著彞章既無姫漢遺文且乖禘祫之典是同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義以臣愚見恐不可置也

今議者或引周氏藏先公先王之主於后稷文武之廟禘嘗之時以祭薦者此是周家祧廟之主親盡而遷准禮須存以備五年再殷一禘一祫者也今國家上都主祏昭穆具存親盡已祧之主藏於祖之廟舊矣與周家之制無異輦雒之主雖存又須崇飾以之禘祫則無文以之禴嘗則非禮存而不論則又非敬臣以東都宗廟宜如聖旨使留守李石充使增修其廟中神主不當立宜依祔栗主瘞虞主之例公羊云虞主瘞之殿兩楹之

間為非人所踐蹋又云瘞之廟北方者陰陽無事主亦無事今請瘞藏之雒廟北墉下若相宅成周自可奉迎京師之主以行若歲巡時邁自依三公攝祭庶不遺承襲之典時武宗不用此議勑令迎祔之輅車法駕並至雒下尋遇國事而止至是帝乃行之兩都太廟自此始也

孫簡為吏部尚書會昌六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廟祫享朝廷配享功臣得修撰官朱儔狀自高

祖至德宗每室皆有功臣配享伏以憲宗皇帝誅盪淮蔡削平河朔武功英畧赫濯中興啟沃謨猷必資元輔其配享功臣伏請聞奏定名降下勅遣尚書御史臺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定聞奏簡與衆官上議曰伏以憲宗皇帝玄德英猷邁越千古神機睿筭恢復四方始者旣戮惠琳連誅闢錡睿求良輔果集大勲乃覆淮蔡之妖巢大芟河朔之餘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寧偃武修文幾無遺事陛下崇嚴享禮爰軫孝思將舉元勲

以顯丕績臣等伏思故司徒兼中書令贈太師裴度天
縱忠公道施康濟始處司言之任屢陳憂國之誠嘗因
别召深得聖旨乃貳邦憲使于藩方處嫌疑者悉付心
誠懷顧慮者必得要領俄登相位專任大事遂乃擒元
濟梟師道承宗効順劉聰叩頭程權來朝同捷就戮蓋
憲宗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之道也於是息瘡痍培
根本宇内無獷悍之俗元和為盛明之代薰灼天下將
明帝圖古往今來善無與讓即祇配聖德光揚大勲詳

考功行無先於度詔曰朕以憲宗皇帝道叶中興威加寰海開啟聖意則有杜黄裳弼成功業則有裴度著在國史時無比倫宜以杜黄裳裴度同配享禮又詔曰論功配食文武宜兼元和一朝武臣功力最高者定一人與黄裳裴度同配享憲宗皇帝室頃李愬有平蔡之績高崇文有收蜀之功校其二人功孰為重宜令尚書省議奏簡等又上議曰伏以蜀蔡之功實皆超卓勲力雖等艱危則殊高崇文憲宗御宇之初朝廷討叛之始雷

霆斯赫物力方全劉闢起參佐而為兇慝行惡者勢同
烏合崇文統百萬而命羣師起行者理足鷹揚所以嚴
道雖深劍門不能恃其固汚俗未久刀州莫與結其思
大勲誠集於忠勞作孽本無其根據此崇文所以不辱
專征之寄克成定蜀之勲至于李愬之所立適當伐蔡
累年旁有苞荒數鎮元濟襲父業而成邪計兇黨皆為
其致命同惡懼齒寒而為陰援軍須必從以有資是故
㙁窟益深毒爛不誅愬於此時獨能善貸行權竄謀沉

斷跳驅閭道乘凌堅壁不俟拔幟而坐失金湯未暇請纓而已纍俘虜斯實軍鋒之冠萬夫之將由是言之伐蜀當專征之始衆銳且同于楚金攻蔡承連兵之餘羣疑頗同於魯縞及成功而雖一在出奇而尤高昔光武比耿弇於韓信優之獨收勍寇令陛下令臣等授崇文與李愬之功逈出等夷儻聖慈以格言所著德宜有隣武功之中功皆難掩則愬居第一崇文次之庶盡公言上符詔旨勅旨並令同配食憲宗廟廷

册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二